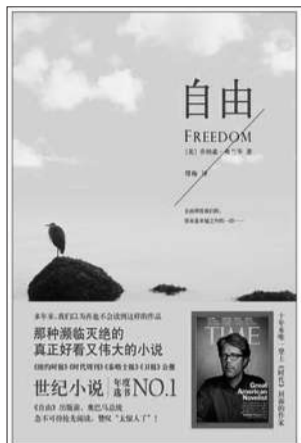


C04 夏季好书

当自由不再成为问题时



《自由》
乔纳森·弗兰岑 著
南海出版公司 2012年5月
49.50元

乔纳森·弗兰岑的《自由》是那种今天不多见的小说。在其他小说纷纷走向艰涩、走向偏僻、走向碎片化的时候，弗兰岑写出了一本“大”书，通过对一个美国家庭长时段的考察写出了美国当代生活的喜与悲。

《自由》里有着那种多数当代作家不具备的野心。现代小说在转向个人和内心、在向“特殊”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之时，其姿态何尝不是与时代的一种疏离与隔绝。而弗兰岑的野心是让小说人物重新回到塑造他们的时代。正如《时代》杂志所评价的，他写的不是“亚文化”，而是“文化”。而他找到整体文化中那个最普遍却最不易被察觉的症结：他在美国文化中找到的是“自由”一词。

毫无疑问，“自由”在美国有着神圣的价值，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个人层面，对自由的追求和尊崇都是无与伦比的。个人几乎拥有了他可以想像的一切自由——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吗？这不也是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？然而，弗兰岑发现，拥有自由并没有让美国人变得更加幸福，却反而让很多人的生活陷入抑郁、空虚、绝望之中。是的，弗兰岑确实是要在小说中“说理”，但他不是用一本哲学书或是一本宗教书，他用的是最纯粹的小说的方式。所谓纯粹的小说的方式，是指他让你看到了他人的全部生活与其中的全部秘密。

什么是“世间的盐”？



《世间的盐》
高军 著
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年5月
32.00元

高军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，但要说起“风行水上”，混豆瓣的人就基本无人不知了。“风老师”乃奇人也，六十年代末生，高中未毕业，一路当过银行出纳，干过野外测量，做过小生意，卖过服装，做过装潢，摆过地摊，杂七杂八“捣鼓”过好几十种行当，唯一没有间断的就是画画、读书、写字。

《世间的盐》是“风老师”高军的第一本书，是他几年来随性写作而成的一本文集。很多作家也说自己是随性写作，因为只有才华“大大地”，你才能那么轻慢容易，然而无奈怎么看都不像。但《世间的盐》看着就像，它是那种真正从生活里“长”出来的文字。高军写邻人、写动物、谈掌故、拉家常，日常小事信手拈来，谈笑皆成文章。

也许因为是画家的缘故，高军的观察力格外敏锐。他写人物，人物的性格形貌无不活灵活现；写动物，动物也仿佛长了人的心思。他的文字格外好读，不仅因为他的文章皆是口语而成，有着轻快的节奏，而且因为其中特有的幽默感和平民气息。幽默感来自他的自嘲，也来自那种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轻松自在。这轻松自在里实际上有着大智慧，一种从平凡、平淡的生活中榨出有趣、榨出意味来的大智慧。

什么是世间的盐？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活在世上，不过想生活能有趣些。”我想这就是答案吧。

梁启超的“爱的教育”



《宝贝：你们好吗》
梁启超 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
42.00元

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，不仅思想文章一时无两，在子女教育上也极用心、极成功。梁公十四个子女，除早夭的五个外，其余九人全部成才，成为各自领域内的翘楚。其中思成、思永成为中研院院士，思礼成为新中国中科院院士。一门三院士，可谓罕见之至。

《宝贝，你们好吗》由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家书汇集而成，书信成于1912—1928年间。这些书信，大部分是写给长女思顺（令娴）的。梁启超与思顺感情极深，他对这个长女不仅倍加疼爱，更是视为知己，在近三百封“给娴儿”的书信中，不仅日常喜乐烦恼倾吐不尽，更是处处体现对女儿的关爱之情。对思成、思永和其他孩子，他也是极尽关怀。

梁启超生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，其子女教育，既重传统学问礼仪，又鼓励他们学习西方文化思想。在家书中，他时常督促子女读书，提点他们读书、做人之法。二子梁思成就说，“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，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。”一干子女的成才，与梁公殷殷的教导，耐心的感化是分不开的。

梁公教子女，不是板起脸孔来教。他重传统礼数，但不以父权压人。在书信中，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父亲自己的遭遇、思考、感悟和烦恼，作为一个人的烦恼。他对子女，是关怀大过教育，你首先看到的是“爱”，然后才是“教育”。

经济的拐点和改革的拐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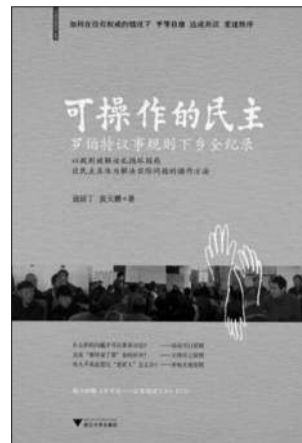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拐点》
袁剑 著
中信出版社 2012年4月
39.00元

在《大拐点》中，政经评论人袁剑对中国经济从2002年到如今的发展做了评估。从2002年到2008年，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，世界开始谈论“中国奇迹”的几年。在一片繁荣兴旺的势头下，国内外学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论“中国模式”。而袁剑认为，根本没有所谓的“中国模式”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特的现象，二战后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繁荣。

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袁剑所谓的“大裂变”。发达国家的好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来自发达世界的需求长期以来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超级引擎，如今这个引擎已失去动力，我们已经到达一个经济的拐点。中国“GDP挂帅”、依靠政府投资人为推动增长的模式，在外部需求放缓、产能过剩、内部结构不平衡的条件下，将很快难以以为继。袁剑认为，中国9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，而社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，则不在成本核算当中。

袁剑借用克林顿的话说：“重要的是经济”。是的，经济确实很重要。如袁剑所说，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上的，而这一假设将不再成立，而急需解决的将是社会和政治结构改革。

民主就是个技术活



《可操作的民主》
寇廷丁 袁天鹏 著
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
28.00元

民主从来就是个技术活儿，如何让民主不再如以往一样只流于口号深入人心，而使之成为生活方式是当务之急。中国现代启蒙运动，大部分停留在文化意义之上，而缺乏行动能力。精英与草根的脱节，只能让启蒙停留于口号的呐喊与文化想象，而缺乏实质的扎根。把罗伯特议事规则送下乡，正是一种扎根的尝试。

民主的特制并非精英，但对民主的诠释多出自精英。让精英理念在草根特质的现实中成为一种可能，不仅需要精英“向下”的能力，还需草根“向上”的能力。袁天鹏的民主训练，紧抓《罗伯特议事规则》的实质动议与程序动议。实质动议作为会场纪律，保障了说话人的权利，避免了会议变成了斗争；程序动议则保障了听话人的权利，保证了议题的准确度和结果的有效性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《罗伯特议事规则》产生自他者文化，故而袁天鹏需在洋规则与土问题之间博弈，在“外来人的推广愿望”和“当地人的接受程度”之间寻求协商与妥协，在理想规则与乡村现实中寻求折中的“南塘宪法”，而我们最终看到的是，这一场训练，终于让乡村式会议走向了现代化议会形式，可以说是给“民主素质论”上了深刻一课：并非民众素质塑造民主，而是民主提高民众素质。

